

铁血情魂

下

祝广仁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冷僧机夜探三官庙 睿亲王行奸逢刀刃	1
第二回	击大鹰锤下走刺客 谋帝位三王统大计	10
第三回	范学士佯病避祸殃 虎口王血战贝勒府	20
第四回	永福宫王妃私结盟 蒲河岗遇盗险脱身	30
第五回	内大臣智激郑亲王 豫亲王唇剑降谭泰	40
第六回	争皇位宫廷动刀刃 立福临幼童登大位	50
第七回	永福宫叔嫂结奸情 袭清营月夜动刀兵	61

第 八 回	报父仇奋命守宁远 宿贼店刀下险脱难	72
第 九 回	榆林关义军斥清使 议南迁崇禎杀无辜	81
第 十 回	明思宗亡国缢煤山 李闯王箭射承天门	91
第十一回	禁流言闯王杀二老 失爱妓反戈欲降清	102
第十二回	痴情郎劫船身惨死 老国丈壮阳逞风流	111
第十三回	别爱妓洒泪赴边关 拷吴襄莽将索钱财	121
第十四回	黑将军刎颈拒降清 吴三桂单骑闯清营	131
第十五回	饮血酒盟誓降大清 夺雄关激战九门口	142
第十六回	李闯王弃城焚宫殿 多尔袞披雨入京城	152
第十七回	美圆圆雨难城隍庙 风流王藏娇豫王府	162

第 十 八 回	女侠士月夜谋行刺 摄政王口谕禁剃发	173
第 十 九 回	窦三娘义愤除恶徒 吴三桂无情施毒计	183
第 二 十 回	云里翻擂台遭暗算 窦女侠二刺摄政王	193
第二十一回	拯女侠云里翻绝命 拒出山老贤士撞岩	203
第二十二回	福临帝八关成大典 肃亲王赦免复王爵	215
第二十三回	蓝庄主奋勇闹京城 窦女侠刎颈成英名	224
第二十四回	豫亲王嬉戏斩降将 莽将军亡命战潼关	235
第二十五回	李闯王败走西安城 制将军惨死乱刀下	245
第二十六回	权将军壮烈染黄泉 李闯王殉难九宫山	256
第二十七回	美女侠仗剑刺降官 白面虎月夜弄奸情	267

第二十八回	寻美妓无辜害人命 除奸贼义侠飞天叉	277
第二十九回	赛金刚施计逾城走 忠烈士慷慨下国书	287
第三十回	奸臣叛节淫荡事 忠良屈死断冤魂	298
第三十一回	多尔袞痴情求婚配 俏英姑陷身城门口	307
第三十二回	毙天鹰女侠残左臂 赚城门怪杰战群凶	317
第三十三回	玲珑塔掌袭怪面兽 众豪杰血溅城隍庙	327
第三十四回	豫亲王兵抵扬州城 史督师回马拒清兵	337
第三十五回	战扬州清兵遭败绩 老夫人刎颈全忠节	347
第三十六回	克扬州忠将化英魂 破江防兵抵石头城	356
第三十七回	风流王戏淫美嫖妇 虎口王兵征凤凰山	366

第三十八回	落冤狱惨死肃亲王 奸侄媳独霸小娇娘	 376
第三十九回	唇新娘大同反清廷 刺奸贼侠女闯妓馆	 386
第四十回	摄政王淫亡喀喇城 郑亲王执政扫余党	 398

第二十一回 拯女侠云里翻绝命 拒出山老贤士撞岩

窦三娘被清兵护卫撒网拿住，心里仍是不服，扬起右脚，从靴中飞出一枚金针，刺向多尔袞。

多尔袞在马上见金针一闪，情知不妙，急伏在马鞍上，躲过针去，狠狠命道：“押回去。”

众清兵护卫闻命将窦三娘紧紧缚住，押向牢房。

回到宫中，摄政王多尔袞心中不悦，比武招将虽说又拿下了窦三娘，但却未收得一个得力的高手，便又召范、洪二位来宫商议招贤纳士之事。

范、洪二人闻召入宫，见过礼后，落座在侧。摄政王多尔袞道：“中原人士刁顽得很，武将难招，文士不知若何？不知你二位有何高见？”

洪承畴道：“中原文士极多，恐鱼目混珠，以假乱真，王爷若亲身去请，礼贤下士，必会感召有才之士，纷纷来投。”

“如此说来，本王也要效仿刘玄德三顾茅庐了。”

“下官正是此意，古有信陵君不惜屈身，礼贤下士……。”

“好。”摄政王多尔袞打断洪承畴的话：“本王就依此而行，礼贤下士，只是该去请哪位贤士呢？”

“眼下宫中多有明官，只是一些腐朽墨客，不堪重任。”

学士范文程接过话说：“下官在关东曾闻中原有一名士叫归庄的，不愿在朝为官，隐居山野，如能将此贤士请出山来，封予高官，必会引得天下名人贤士归我大清所用。”

多尔袞：“这归庄如此清高，必有奇才，若能归我大清，真大清之幸。”

“归庄乃是名士归有光的曾孙，饱读经史，才学过人，更有济世之才，崇祯皇上曾多次遣使臣下旨封官都未接纳，王爷求贤心切，如果亲身前往，纵然不能请归庄出山，也当被世人传为美谈。”

“洪学士言之有理，精诚所至，不怕归庄不归我大清。”多尔袞道。

正计议间，侍卫官前来禀报：“报王爷，窦三娘在大牢中扰闹不止，如此何置？”

多尔袞闻报，脸色动怒：“这窦三娘确是可恶，接连两次行刺本王，又扰乱比武招降，本王决不再宽恕她。”

范文程道：“王爷，这窦三娘与我大清为敌，实不该留，依下官之意还是秘密处置为好。”

“本王之意是要开刀问斩，杀一儆百，以示我大清的威严。”

“王爷，此事不可兴师动众，杀死窦三娘一人是小，牵怒江湖众人是大，日后恐再有行刺之人。”

“本王率兵进京，意在扫荡中原，一统天下，还怕江湖草寇？如再纵容下去，恐会让江湖草寇以为我大清软弱可欺，不斩窦三娘，难息我心中之恨。”

“王爷——。”

洪承畴还要劝谏，被多尔袞厉声阻道：“本王已决，不必再言。”遂对侍卫官传命：“明日午时问斩，传榜告民，不得有

误。”

“喳。”

侍卫官领命而去，范、洪二人见多尔袞已意决，无更改之心，只得辞别出宫。

天色阴沉，不见一丝阳光，牢房之内更显得幽暗，窦三娘手脚紧缚着，一天一夜未进水米，浑身软绵绵的，嗓子嘶骂多时，觉得口渴难耐，她卧在乱草堆上，又思想着脱身之计。

不知过了多时，只听咣啷一声打开铁栅牢门，进来八个彪形大汉，不由分说，将窦三娘身子高高举起走出狱房，装入囚车。

囚车在持刀执戈的清兵护卫的层层监护下，沿长街走去。沿街两旁拥挤挤满前来观看的京城百姓，一个个麻木而又呆滞的脸上，既没有惊惧，也没有愤恨，只是沉沉地惋叹着。

窦三娘全身被绳索紧绑着，站立在囚车上，她望着周围的百姓，心里陡然升起一股酸楚之感，亡国亡君的大明百姓，仅仅是为了自己头上的青发而反抗，却不能为维护自己的国土而抗争，他们眼里有的只是个人利益的得失，只顾及自己的温饱生存，而不顾及整个江山社稷的沦亡，可怜的京城百姓啊，大清的顺民们。

出了西城门，来到郊外，窦三娘被押下囚车，走上临时用木板搭起的“断头台”。摄政王多尔袞端坐在监斩台上，大声说：“窦三娘，本王宽宏大量，恩释于你，实是器重你的非凡武功，你却与本王为敌，再次行刺本王，今日问斩，实是为壮我大清之威，你还有什么话说？”

窦三娘一扬头，仍不屈服地说：“恨只恨我窦三娘一时逞强，中了你的圈套。我生不能取你人头，以报父仇，死也要索你性命。”

听了这番话，多尔袞又是恼怒，又是疑惑，问道：“窦三娘，你二次行刺本王，原是为报父仇，本王不知与你有什么杀父之仇？”

“六年前，你率兵将我父女围在关东，误作奸细，杀死我父，难道忘了么？”

多尔袞摇摇头，确实记不清了，他久经沙场，杀人如麻，哪里会将一明朝百姓放在心上？

“狗鞑子，你杀死多少无辜百姓，侵我疆土，取你人头还不该么？”

多尔袞被骂得性起，也不待午时三刻，大声传命：“斩。”

刽子手闻命举起厚背大砍刀，向下劈来。窦三娘闭上双眼，引颈待死，却听“当”地一声，睁眼一看，那刽子手头上却中了一铁弹丸，一抬头只见云里翻史宽率人冲进法场。

摄政王多尔袞传下令去，正待要斩窦三娘，却不料人丛中有人射进弹丸，击死刽子手，杀散清兵护卫，救下窦三娘，细一看是云里翻史宽，又恨又怒，咬牙命道：“放箭，休要走了一人。”

一阵乱箭射去，围观的京城百姓倒下一片。多尔袞见云里翻史宽与窦三娘在乱箭之中，冲开血路，又要逃走，亲自抽箭搭弓，射了出去。

云里翻史宽与众弟兄解救下窦三娘，杀开来阻的清兵护卫，正要施动轻功走开，不防一箭射中后背，身子一晃倒在地上。

“云里翻，大哥——。”

“三娘，快走，为大哥报仇。”

云里翻史宽喊罢，一翻身而起，阻住来赶的清兵，身上又中数箭，死于刀枪之下。

多尔袞与众清兵赶了一番，哪里还有窦三娘的身影，对侍卫官狠狠命道：“将云里翻尸体悬在城门暴尸十日。”

夜深了，阴暗的西城门楼上悬挂着云里翻的尸体，血肉模糊，衣褂凌乱，两只眼睛仍瞪得溜圆，似乎倾吐自己满腹的怨恨和不满。远处不时传来阵阵的马蹄声，是巡夜的清兵马队在不停地巡查着，寻找可疑的人犯。京城夜色充满了恐怖，在恐怖与阴森之中，竟然有人摸上城门楼，解下云里翻的尸体，要偷偷运走。静悄悄，无声无息，动作敏捷得很，站在城门上的巡夜清兵一点也没有察觉，待天蒙蒙亮时，才发现悬挂尸体的位置上贴着一张白纸，上书几个赫然醒目的大字：

“誓摘鞑虏头，祭我英灵魂”

值夜清兵虽不认得汉文，但偷走了尸体还了得么？急取下纸字，匆匆去报摄政王。

摄政王多尔袞听到禀报，接过字来一看，脸色有些发白，眼前似乎又出现了窦三娘的寒剑、金针，怔怔地看了一遍，才发怒地叫道：“把那些不中用的东西，都给我砍了，严加警戒。”

处置完失职的兵士，多尔袞觉得头脑有些晕眩，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想使自己平静下来，但一闭上眼睛总觉得窦三娘执剑来到跟前，无时无刻不来行刺，他又躁又烦地立起身，来回踱着，蓦地望见窗外架上的凶鹰，心里一亮：“我有大鹰，还怕窦三娘么？”迈出门来，叫道：“来人。”

“王爷，有何吩咐？”

“取肉来。”

“喳。”

一转眼的功夫，侍卫端上一大盘鲜牛肉来，多尔袞随手拿起一块来向大鹰甩过去。那大鹰抖动着坚硬的翅膀，在院庭之中飞旋着，张开尖尖的嘴衔住鲜牛肉块，吞下去。

接连扔了几块肉，多尔袞很开心，心里敞亮了许多，忽然一转念，命道：“取人肉来。”

“王爷——？”侍卫以为听错了，惊疑地望着。

“取人肉来。”

“喳。”这回侍卫听清了，不敢怠慢，急忙退下。

清兵侍卫从大牢中提出几个死囚犯，急忙砍了头，剔骨剥肉，献给摄政王。

多尔袞狞笑着，将一块块血淋淋的人肉喂上那凶鹰。

“带活人来。”

侍卫转身要走。

“慢。”多尔袞又命道：“带女人来。”

“喳。”

过了一会，清兵侍卫押上一个年轻的女子来。多尔袞打量一番，说：“这妞模样还不错，从哪里弄来的？”

“回王爷。”侍卫急跪拜道：“是俘获的闯军女兵。”

“闯军女兵。”多尔袞脸色一沉，问：“你有武功吗？”

那女兵倔犟地答道：“跟闯王打天下，恨我功夫不强，不能杀尽你们这些鞑子。”

多尔袞冷笑道：“既然你有武功，就与本王的大鹰斗斗罢。”遂即命道：“扔出去。”

几个清兵护卫一涌而上，将那女兵抛上空中，未等那女

兵身子落地，那只又凶又恶的大鹰飞扑过去凌空叼了一口，只听一声惨叫，一块血滴滴的肉块撕扯下来，吞入大鹰嘴中。

那女兵身子落地，忍着疼痛与大鹰搏斗着。一场女人与恶鹰的搏斗，在 多尔滚的宫庭院中进行着。

一个被囚多日，身负重伤的女子如何斗得过那凶残的大鹰。斗了一会，那女子浑身上下尽是血污，倒在血泊之中，被大鹰叼开胸脯，衔出五脏来，含恨死去。

在旁观望多时的清兵护卫惊呆了，他们杀过人，杀过汉人、满人，杀过男人、女人，但从未见过这样剧惨的场面，这样以鹰来杀人的。

多尔袞仰天狂笑着，笑得狂妄，笑得发疹，笑得毫无人道的血性，笑了一阵，眼露凶光，咬牙切齿地叫道：“赛三娘，你来吧，你能斗过我的神鹰吗？”

从此之后，多尔袞尽以人肉喂养大鹰，以活人来训练那大鹰。那大鹰比先前更凶猛，更残恶了，每日每夜不离多尔袞左右，护卫着多尔袞。

过了几日，摄政王多尔袞处理一些军政事务，在范、洪二人的陪同下，骑马出城，奔往燕山行猎，要请贤士归庄出山为官。

夏日当空，浓荫碧绿，绵延起伏的山岭上路上灰尘滚起，多尔袞在众护卫的簇拥中骑马搭弓射箭，一清兵护卫纵马追去，从马上附下身子捡起中箭的野兔，转回到摄政王马前，报道：“王爷，箭不虚发，又射中一只野兔。”

“王爷神射。”

众护卫齐呼着。

多尔袞望着射中的山羊、麋鹿等猎物，脸上现出得意之色，说：“走兽射了不少，只是还缺少飞禽，待本王再射些飞禽来。”

“王爷神射。”

众护卫举着弓箭又高呼着。

策马前行，林子越来越密，马队过处，不时惊起一只只五颜六色的山雉来，多尔袞拉弓射去，山雉凄叫着扑动着翅膀坠落下来。冷僧机趋前捡来，走到多尔袞马前，谄媚道：“王爷箭法果然是高，每一箭都射中野鸡的脖子。”

“哈哈。”多尔袞与众护卫大笑着。

穿过一片林子，再往前行，又是一番景象，泉水从山岩缝隙中涌出来，汇聚成流，流水潺潺，漫过石板，清澈透底，给人以爽心清凉之感。

多尔袞伫马停立，高兴地说：“若不是征战南北，一统天下，在此处修身养性，颐养天年，岂不也是神仙一般的快活。”

说罢，在马上大笑起来，众人也跟着笑着。

“谁？”

一侍卫大喝一声。众人止住笑，向前望去，只见那侍卫打马过去，从山石后面擒过一个人来。一看这人，落满碎叶的长发披散着，赤裸着又黑又瘦的脊背，下身遮着一块土麻布，光着脚板。

“你是什么人？”

那人跪在地上，不住地抖瑟着，显得很惶恐。

“王爷，看这人象似山野土人，待下官盘问一番。”

范文程下马来到这土人跟前，和声悦色道：“你不用害怕，从实说来，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里居住？”

那土人见范文程并无恶意，不再害怕；叩了个头，回道：“小的是山外庄户人，因逃官府纳税，在山中野居，靠野果为食，已有多年了。”

“如此说来，似你等之人，在这山林中还有多少？”

“小的已记不清，只是时常碰见，近些日子，又有一些人躲进山来，说是躲避圈地，不愿给清人为奴。”

“嗯，有这等事。”

范文程问毕，回到多尔袞面前，报道：“王爷，这山野之中，居住一些躲避圈地的庄户。”

多尔袞一怔，说：“圈地乃本王为开拓荒地，多耕多种而专门下达的旨意，意在多征些粮草，这于百姓无害，为何还要逃避在这深山呢？”

“王爷，我们要这土人带路，到人多的居处，探问一番，便知事情原故。”

“也好，走。”

那土人不敢违命，将马队领到一片开阔处，见疏疏落落地搭着一些“马架子”，如同原始部落一般。

多尔袞命将人赶出来。时间不大，便聚起三五十人，男女老幼都有，尽是躲避圈地的山外庄户，一个个恐慌地望着多尔袞等人。

“本王下令，命圈地开垦荒地，你们为什么不遵王命。”

一个长了年纪的老汉，眯缝着眼睛，侧着头说：“我们是大明朝的百姓，顶的是大明的天，种的是大明的地，吃的是大明的粮，如今明天子已死，我们的耕地被你们关外来的鞑子强行圈了去，还要把我们当牛马奴隶来驱使，我们宁愿在这里当野人，也不愿做鞑子的奴隶。”

多尔袞沉思片刻，说：“我大清爱民如子，你们回去吧，

决不加害你们。”

“不，不回去，我们死也不做奴隶，死也不吃鞑子的粮食。”

“本王好心好言相劝，你们这些刁民却不识抬举。”多尔袞动起怒来，一马鞭抽在那老汉额头上，狠狠命道：“给我放火烧掉架子房，赶下山去。”

清兵护卫闻命放起火来，驱赶着山民。那老汉大叫着：“我们不走，不做奴隶。”

他喊着，叫着，从清兵手中挣脱出来，踉踉跄跄奔入火架子中，在火中嘶叫着：“烧吧，烧死我也不做奴隶。”

火渐渐熄灭了，青烟迷漫着，从炭火中传出恶人的肉焦味，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林中传来一阵阵哭喊着的被驱赶的嘈杂声。

将山林之中的山民驱赶走，摄政王多尔袞刚才射猎的高兴劲荡然无存了，那老汉宁甘在火中自焚也不愿下山为奴的凄惨场面印在他脑子里，久久抹不掉，他长长叹口气，在马上沉思着，大清八旗入取中原的愿望实现了，但要在中原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又将是何等艰难，要安定民心，眼下能安定民心吗？要将朝廷迁到北京来，要在京城建立稳固的统治政权，这样才能使民心安稳，相信大清是天下的主宰。想到这里，多尔袞脸上又现出自信的神态，我大清八旗能夺取天下，定能统治天下，一定能。

打马前行，穿过山林，越过山岭，来到一个山水秀丽的山角下。岩峰奇异，涧水奔泻，鹰嘴崖下有一木屋，一股箫声从屋中传出来，凄凄切切，悠悠绵绵，婉转动听，回肠荡气，悲中有壮，壮中有悲，悲壮之中，似有无限哀怨，如泣如诉，动人心魄，情不自禁。

“好箫、好箫，非一般山野民夫所能吹奏，归贤士果是不凡。”

范文程驻马赞叹，下马向小屋行去。

进了木屋，只见一老者鹤发童颜，两鬓如霜，手执紫竹箫，身披紫色鹤氅，凝神吹着，身心入境，全然不睬来人。

“大清学士范文程前来求见归老贤士。”

归庄不声不睬，箫音一转，又变作鹿鸣、鸟啼，电闪雷鸣，狂风雨注，激流奔腾，那箫声真是怪异，逼真而又形象，令人惊愕不已。

范文程恭候片刻，又上前施礼道：“归老贤士，范文程求见。”

“哈哈。”归庄放下紫竹箫，狂笑着，突然止住笑声，说：“老朽乃一山野村民，怎敢称贤士？先生定是说客，欲劝老朽出山为官的吧，老朽久居山林，与天地山水相陪，山枣野果为食，闲情逸致，如同神仙，请先生绝了此念吧。”

说罢，又吹起竹箫来。

范文程又上前以治国安邦之论，抚民治世之言，苦劝一番，那归庄竟又息了箫音，倒在石板床上埋头大睡。

范文程劝说无奈，只得退了出来。多尔袞急问：“范先生，情况如何？”

范文程摇摇头：“归老贤士决不出山。”

“本王亲去劝说，他若不从，派人押出来就是。”多尔袞说罢，迈进屋去。

未及进屋，归庄却又从里而出，口中说道：“明不明，清不清，混浊世道，何言安宁？”

说着，从多尔袞身边擦肩而过，睬也不睬，径直山林中行去。